



《诗经》与疫情

■ 安徽合肥 李向荣

蜗居家中，翻阅《诗经》，我看到这本古诗集有不少诗句与疫情有关。

那时武汉新冠肆虐，全国人民众志成城，党中央一声号令，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医疗队迅速驰援武汉，风靡全国的滚烫诗句满屏满眼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胞。”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：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。岂曰无衣？与子同泽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矛戟。与子偕作。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裳。王于兴师，修我甲兵。与子偕行。中国是诗的国度，诗的民族，疫情面前，吟诵这些跨越时空的古诗词，让人们产生心灵共鸣，给人以战胜疫情的力量、心灵的慰藉，这就是我国的文化底蕴，文化自信、民族自信。

殷忧启圣，多难兴邦。中国是文明古国，历史文献上有多次华夏民族战胜流行疾病的记载。《诗经》有诗句反映病疫流行。

《小雅·节南山》：

“天方荐瘥，
丧乱弘多，
民言无嘉，
憯莫怨嗟。

——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”。

瘥：疫病。白话译为：上天一再降下瘟疫，满目疮痍，丧乱离亡。老百姓当然没有好言语，他们怨天尤人。——老天爷不善啊，降临这场大灾难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：

“旻天疾威，
敷于下土。
谋犹回遘，
何日斯沮？”

白话译为：上天啊太暴虐，瘟疫降临肆意逞威，荼毒无情遍布人间，可是防治的政策策略却摇摇摆摆，大错特错，这样的日子哪天才能结束？即抒写周幽王（公元前795年？～前771年）时期的一场流行大病疫。

此诗开头两句，悲愤词语扑面而来，直接抒发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愤怒和对统治者（周幽王）的极大愤懑。人们在极度悲痛时，通常会呼天悲号，“谋犹回遘”，直接斥责朝廷政策、对策的荒唐错误；“何日斯沮？”说明这种情况并非刚刚发生，而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疫情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，不知将要带来多大的灾难，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危害，可以看出诗作者是何等的不安、忧惧与焦虑。看看那时疫情中的国家对策，颇有感慨，我非发思古之幽情，时下对比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我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忧国忧民的贤良臣民。

这首诗的结尾句为人们所熟知：“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让人预感到这样腐败王朝的覆亡即将来临。这个周幽王就是宠幸褒姒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无道昏君，贪婪腐败，沉湎酒色，不理国事，激起百姓怨愤，最终致使西周灭亡。

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国际社会、民间组织和各国企业向中国伸出援手，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纷纷提供支援与帮助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：

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
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
投我以木李，报之以琼玖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

中国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，向国际社会施以援手，守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，用实际行动诠释负责任有担当的中国道义、彰显守望相助的大国仁义、展现患难与共的中国情义。

奶奶的白发

■ 安徽无为 季宏林

不知奶奶的头发是何时变白的，我只记得，她满头的白发如雪花一般耀眼，让我的眼睛不禁有些发涩。她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，虽未读过书，但勇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——坚决抵制裹小脚，一双大脚踩在地上啪啪响。她因瘦高个子被同辈们戏称“瘦子”。瘦归瘦，她却精神得很，做起事来风风火火。

我的曾祖父是个中医，后来爷爷继承了他的衣钵，在一个小镇上行医，十里八村的人找他看病，颇有些名气。可是，爷爷与他的父亲一样英年早逝，丢下孤儿寡母。奶奶无以为生，只得领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乡下。途中偏偏又遇上劫匪，机智的她脱离了险境。

她断然决定，再也不让孩子们从医，并且散尽家中的医学书籍。她一门心思种地，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，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拉扯大，然后男婚女嫁，了却平生之愿。然而，上天对她太不公平，不仅夺走她的丈夫，又夺走了她唯一的女儿。

她强忍悲痛，继续着艰苦的日子，整日忙忙碌碌，除了烧煮浆洗，缝缝补补外，还要悉心照料一大群孙子、孙女。在朝夕相处中，她成了我们最慈爱、最亲近、最信任的人。

小时候，我性格内向，木讷，自卑，不讨人喜欢。但是，她从未有过偏见，始终爱着我，呵护我。我有什么小心思，便会跟她袒露；受了什么委屈，也会向她倾诉。她安慰我，鼓励我，使我逐渐克服了自卑心理，融入周围的孩子中。

她为人宽厚，与邻里和睦相处。她不计得失，宁愿自己吃点亏，也从不占别人的便宜。当别人有困难时，她竭尽所能去帮助别人。当乡邻们患有疔疮时，她就去采制草药方子，给患者敷上，几剂药方换下来，患者便



痊愈了。

她生活朴素，身穿斜襟蓝粗布衣裳，虽说有些旧，却干干净净，十分得体。她也有两件新衣裳，一件深蓝色，一件白色。她平时舍不得穿，只有走亲戚时才换上。

从我记事起，她就一直梳着“粑粑头”——脑后一个圆髻，用黑网兜套起来，插上一支荆钗，清清爽爽，显得特别有精神。

晚年，她生了一场大病，一双眼睛突然失明。从此，她再也不能下地干活，连一些家务活做起来也困难。我时常给她递茶送饭，仍然同她睡一个床铺。冬天，她还像从前一样，将我的双脚紧紧地贴在她的胸口。

一生要强、勤劳的她，一下子变得清闲下来，还要让家人来照顾她。她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很快她的头发全变白了。为了方便梳洗，她解开自己的粑粑头，让人家给她剪成短发。霎时，她的白发如纷飞的雪花，一片片飘落下来，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她叹息，她自责，也常常流泪。但是，她深知，生活再艰难也得活下去。后来，她坚持生活自理，还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这样她的心才稍稍宽慰了些。她还像往常一样，守候在我放学归来的村口，向着远方“眺望”，满头白发如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一次又一次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天气预报话往昔

■ 浙江浦江 朱耀照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天气预报是广播的一大功能。当时，每个村子都有广播。大一点村子，装着几个。我村小，就一个，在堂楼门口。每晚将近九点，播音快结束时，广播便发出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：现在是天气预报节目：明天天气……因天气关系到每户农事和生活安排，天气预报成了大人们最关注的内容。吃完晚饭，他们早早坐在堂楼门口。一边聊天，一边等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一结束，便纷纷回家睡觉。

有时，大人因事脱不开，会叫上孩子，让他们充当天气预报的耳朵。孩子如能准时跑进家，将听到的鹦鹉学舌复述一遍，定会受到赞赏。但很多情况是孩子前面听了，过后便忘记；或是被一时玩性所迷，在外面玩了一会。等到回家时，面对大人瞪起的眼睛，才想起要完成的任务来。结果，结结巴巴，竟答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这时，大人会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不顾夜将深，匆匆到邻居家去了。身后，飘来一句话，直扎孩子的心：“做事那么不靠谱！你什么时候懂事？”

因天气预报技术落后，预报不准的也不少。有时，预报下雨的，到第二天是阳光普照。而有雨的，却早早地被说成晴天。为此，村人大受其害。傍晚栽了番薯苗，听了一句“晚上有雨”，便不再浇水。结果，晚上皓月当空，到了第二天，番薯苗全被火辣辣的太阳晒死了。说是晴的，大人放心地将稻谷、衣服晒在

外面，却遭遇了倾盆大雨。等干活在外的人匆匆赶回，东西变成全湿。

既然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有时不大靠谱，村人会把它与某些能人的通天预测结合起来。据说，邻村陈木林和前庄的朱明嫂就是这样的能人。为此，流行了两句顺口溜：“天公晴勿晴，问问里村陈木林；天公落否落，问问前庄朱明嫂。”陈木林的奇闻异事，流传下来已经不多。只是听说他会奇门遁甲：早上出门前骑在门槛上，静思一会，就能算出天气是晴还是雨。那时，每天早上，问他天气的人络绎不绝；出外干活时，人们总要留意他有没有带雨具……

至于朱明嫂，人们较为熟悉。虽不识字，但为人热情，有求必应。当然提供的天气消息也很多。至于如何预测天气，她很坦率地说，她家孩子多，一有空就要搓芭麻缝鞋底。如是鞋底布很柔韧，用锥子钻时很费劲，那么天十有八九要下雨。“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。”看来，在聪明的朱明嫂这里，天气预报还是有科学根据的。

至于陈木林和朱明嫂的预报有多准，信者说比广播靠谱，不信者说不如广播，似乎没有统一的口径。四十年天翻地覆。如今，天气预报准确率大大提高，播报途径也增加了许多。在老家，播报天气预报的广播早已绝迹，为天气预报去问陈木林和朱明嫂之类的事也该绝迹了吧！